

蔣勛：漢字，是我們的原點

漢字書寫回到原點，可能是每一個人認真寫下自己的名字。不是明星簽名式的誇張，不是書法家自我表現的書寫，可能更接近一個初學漢字的兒童慎重地寫下自己的名字，有一點笨拙，有一點不確定，有一點緊張，但是很認真、很慎重。

漢字的書寫常常使我回憶起民間的百姓，他們把寫過字的紙小心收起，拿到金紙爐去焚燒。在台灣美濃看到這樣的焚字紙爐，問他們為什麼要燒？他們說：寫過字的紙，不是垃圾，不能隨便丟棄。

漢字是人類文明唯一傳承超過五千年的文字，唯一的非拼音文字，唯一還可以在現代科技的電腦中方便使用的古文字。

它是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年輕的文字。五千年前看到黎明日出寫下的“旦”那一個字，和我們今天慶祝一年第一個日出的“旦”是同一個字。只有書寫漢字的民族，擁有這麼悠長有活力的記憶。因此，漢字書寫是東方文明的核心價值，漢字書寫是強大的信仰。

在許多文明豎立英雄人像的地方，東方則用漢字立碑記。漢字比任何個人的偉大更

為長久。民間把漢字——古老的、無法辨認的漢字變成“符”、“咒”，變成無所不在的符號，像一種古老的保佑力量，使人安心。

走過民間村落，看到民宅門上貼了一張符，看不懂的字，但的確是文字，是廟里廟祝或道士使信眾安心的符咒，只是看不太懂的文字。

在大英博物館看到斯坦因在二十世紀初帶走的敦煌寫經卷子。一部《法華經》，一部《維摩詰經》，從第一個字開始，到最後一個字，工整端正，並不是書法家的美，不是技巧上的難度，而是一種拙樸，更近於兒童書寫的慎重認真。

漢字書寫可以“行草”、“狂草”，飛騰跋扈，但似乎所有的書寫者心中，最後都有一個回來初學寫字的“慎重”，一筆一畫，橫平豎直，還原到只是寫字的“認真”。

書聖王羲之有一個民間長久流傳的故事是我喜歡的。大熱天，一個窮苦老太婆在橋頭賣扇子，

扇子賣不出去，老太婆心急。王羲之從橋頭經過，看到了，想幫幫老太婆，就說：我幫你賣扇子。說完，拿起筆，在扇子上題詩寫字。老太婆看到雪白扇子都染了墨汁，氣壞了，大罵王羲之，要他賠償。沒想到不一會兒，過路人看到王羲之的字，搶着來買扇子。老太婆搞不懂怎麼賺了一票，王羲之卻哈哈一笑走了。

民間故事未必真實，但是常常發人深省。書聖的字到了可以為不識字的老太婆賺一點過日子的錢，才有“聖”的真正意義。

看完日本“正倉院”奉為國寶的王羲之《喪亂帖》，我走過窮鄉僻壤、市鎮村落，看民間門楹上的春聯書寫，看最常見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在紅紙上如此醒目，隨歲月褪淡破碎，但每一年仍要再書寫一次，我看着看着，也有如看《喪亂帖》同樣的敬重。

民間無名無姓百姓的抄經，或為病重父母，或為親人亡故，一字不苟，也讓我如何回到“寫字”的原點。

近代書法不乏名家，但不知為什麼，每次

看到弘一法師的寫經會起大震動，尤其是他晚年，刺血寫經，字迹只是血痕。一句“慈悲喜捨”，安詳靜定，彷彿千萬劫來的滄桑化成一痕淡淡微笑，仍然使人對漢字書寫有真正敬意。

回來認真寫自己的名字，也許是一個喜悅的開始吧。



如果海洋里所有的鹽突然消失會發生什麼



如果海水里沒有了鹽，那麼地球上的淡水資源就大量增加了。不過，對於為日益減少的淡水資源而發愁的我們來說，這並不是好事。

1升海水含有約35克的溶解鹽，因此要淡化整個海洋就需要去除大約4500億噸鹽。溶解鹽突然消失，會使海水密度變小，對海床的壓力也將減小，這可能會引發全球地震和火山爆發，帶來全球性災難。

海水中的鹽消失幾個小時後，由於滲透作用，幾乎所有的海洋生物都會因為細胞膨脹破裂而死亡。這些死去的生物會沉入海底，但它們的屍體不會腐爛，因為所有的海洋細菌都會死亡。海洋生物的死亡還會影響陸地生物的生存。地球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氧氣是由海藻產生的，海洋中的藻類死亡使地球

上氧氣含量驟減，所以陸地上也會發生大規模的物種滅絕。

此外，海洋中的暖流可以給寒冷的地區帶去溫暖，寒流給炎熱的地區帶去涼爽，而洋流的存在是因為海洋中各海區的鹽度不同。如果海水中沒有了鹽，那麼洋流也就不存在了，寒冷的地方冬天會非常寒冷，而炎熱的地方夏天更加炎熱。沒有寒流幫助降溫，赤道附近的海區海水溫度升高，將為颶風的產生創造條件。

可以說，海水中的鹽分消失不僅會導致海洋生物滅絕，也會使陸地生物大量死亡。不過，這種情況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因為陸地上的河流會持續地將溶解於水中的礦物質帶到海中。當然，要恢復海洋的鹽度，可能需要數萬年的時間。

為什麼有些人能把生活過得順風順水、有聲有色，有的人卻總是諸事不順、到處碰壁呢？作家梅樂·雪恩這樣解釋：“生活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做個受害者，要么做個勇敢的鬥士。”或者說：“要么相信我們是無助的，要么相信我們是有無窮潛力的。”

我喜歡英國諾丁漢一個服裝店老闆看問題的角度。他在自己店里的櫥窗上貼了張告示：“本店有百年歷史，曾取悅過也得罪過不少客人。我們賺過錢，也賠過錢，從煤炭國有化、用布配給、政府控制和納稅制度改革等事件中受過益也受過害。我們曾被人幫助過、贊譽過、議論過、誹謗過、中傷過、搶劫過、欺騙過。我們這個店能經營到現在的唯理由是，我們想知道後面還會發生什麼。”

雖然他提到了他們經歷過的無數次磨難，但他們從這些磨難中挺了過來，而且準備一直將這個店經營下去。這聽上去，與其說

是對命運感到無奈，不如說是一種不屈不撓的信心和敢於面對命運挑戰的勇氣。

一些人在經受打擊後會選擇放棄，他們把原因歸咎於社會、環境、他人或自己的能力上。還有些人在經受打擊後會選擇抱怨，他們指責政府、仇視社會、憎惡他人甚至厭棄自己。放棄和抱怨都是沒有用的，只有找到一條出路才行。

對我而言，是有滋有味地活着，還是被艱難的生活徹底壓垮，這是我每天都必須做出的重要選擇。我的選擇總是：相信自己有能力應對一切。

作者：(美國)史提夫·古迪爾
編譯：鄧笛



每天都必須做出的決定

疫情的大規模爆發，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過度全球化的風險。正是因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國與國之間大量而頻繁的商務、旅遊、教育等活動，為病毒的快速擴散提供了極為便捷的途徑。從全球的疫情地圖來看，很多疫情重災區，都是國際化程度相當高的地區，比如美國的紐約州、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大巴黎地區、意大利的倫巴第大區等，這似乎也從側面印證了全球化對疫情的推動。

為了控制疫情傳播，全球範圍內開始大規模“封國”。曾經的地球村，現在已經被分割成一個個孤島。即使在疫情結束後解封，國與國之間的聯繫與往來，也未必能回到過去的狀態。疫情的快速擴散，只是人們對全球化最表層的擔憂，對於經濟衰退的恐懼，才是這一輪全球化退潮的最大推動力。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陷入負增長，在全球經濟衰退面前，很多國家的本能反應就是實行保護主義，將別國商品拒之門外。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美國大幅提高關稅，引發很多國家反擊，當時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進入高潮，一方面加劇了經濟衰退，另一方面使得19世紀中期以來英國主導的第一輪全球化就此終結，直到“二戰”結束之後，第二輪全球化才開始萌芽。

這一次全球經濟衰退，不出意外將引發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事實上，在這次疫情爆發之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就已經抬頭，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之後，以“美國優先”為原則，不僅和中國大打貿易戰，連其歐洲盟友也不放過。這一次疫情導致各國經濟衰退，將會使原本已經陸級的貿易保護主義更上台階。

除了貿易保護，疫情還讓全球重新反思產業鏈的安全問題。尤其是中國爆發疫情後，由於全球製造業對中國產業鏈的高度依賴，很多國家的產業都受到了明顯衝擊。隨著疫情持續陸級，很多發達國家開始發現本國口罩、防護服和呼吸機等產品的生產能力嚴重不足。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反思，是不是應該在全球範圍內佈局產業鏈，而不是過度集中在某些區域？而對於某些關鍵產業，即使本國並不具備比較優勢，從戰略角度出發，是不是也應該讓部分產業回流本國？如果這些想法最終被越來

越多的國家付諸實踐，則意味著全球化將出現更大程度的退潮。

疫情爆發之後，日本公佈了一份經濟救助計劃，其中提到的“改革供應鏈”尤為引人關注。該方案計劃拿出22億美元，協助日本企業將生產線撤出中國或轉移至其他國家。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也在2020年4月初表達了類似的想法，表示為了鼓勵美國企業從中國回流，美國政府應該將相關的回流開支全部費用化，相當於政府為企業搬家買單。

當然，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幫助本國企業回流只是出於政府的想法，企業在多大程度上會予以回應還是一個未知數。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政府和蘋果公司。過去兩年，特朗普多次喊話要求蘋果公司將生產線搬回

很多跨國企業並不願意僅僅為了尋找更便宜的勞動力而遠離自己最大的銷售終端市場。所以，過去幾年雖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製造業轉移，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並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牢不可破。

從歷史上來看，每當國家陷入危機，政府的權力都會膨脹。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就表示，面對經濟大蕭條，民眾只能求助於政府這種權力實體。在大蕭條以及隨後的“二戰”時期，羅斯福政府的權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

這一次疫情爆發後，為了應對疫情和經濟衰退，很多西方國家政府的權力開始擴大，預計這種趨勢短時間之內不會逆轉。隨着政府

動，而率先退潮的，正是人類歷史上曾經主導全球化的英國和美國。全球化有利於提高參與國家的整體福利，這似乎已經成為常識，但事實上，最近幾十年，全球化的弊端也越來越多，很多時候人們可能過於夸大全球化的好處，而忽視了全球化的弊端。

全球化早期的弊端主要體現為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現象，但是，由於這些國家沒什麼話語權，所以對於全球化沒有形成太大的影響。隨着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發達國家也開始意識到全球化給自己帶來的傷害，比如美國就一直認為全球化搶走了越來越多美國的飯碗，美國製造業衰落就是全球化的惡果，所以最近幾年，發達國家率先開始了逆全球化。

2016年，英國“脫歐”吹響了這一輪全球化退潮的號角。英國選擇“脫歐”，主要就是擔心在歐盟一體化的背景下被拖累，比如歐債和移民問題。很快，美國也開始逐漸退出全球化。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優先”成為美國的策略選擇。美國不僅在全球範圍內大打貿易戰，同時還頻繁退出各種國際組織和協議，“退群”成為特朗普時代的常規操作。和巔峰時期相比，現在的美國對於全球事務的興趣已經明顯下降。

人類歷史上有過兩次全球化高潮。19世紀中期，率先完成工業革命之後，英國站出來主導了第一輪全球化，締造了“日不落帝國”的輝煌。“一戰”結束後，這一輪全球化開始退潮，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基本上終結了這一輪全球化。“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了第二輪全球化，全球化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隨着特朗普上任後開始執行“美國優先”策略，美國主導的這一輪全球化也開始退潮。而隨着疫情爆發，全球化退潮的趨勢更將加速。

對中國來說，第一輪全球化，還只是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參與；到了第二輪全球化，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贏家之一。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化的紅利功不可沒；反過來看，如果這一輪全球化開始退潮，中國或將成為遭受衝擊最大的國家之一。

不過從更長遠來看，全球化不會就此終結，現在潮落，將來還會再度潮起。作者：謝九

全球化：進或退



美國，結果，就在2019年6月，中美貿易摩擦最緊張的時候，蘋果公司反而將美國本土的最後一條生產線搬到了中國。

最近幾年，關於全球製造業撤離中國的說法早就不是新聞，但實際上，國際資本向東南亞和非洲等地轉移的程度還是比較有限，因為中國雖然逐漸喪失了勞動力成本優勢，但勞動力數量和素質仍具優勢，產業鏈集群優勢也很明顯，更重要的是中國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

對企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在行情之後可能會實現。

從公司角度來看，過去跨國公司考慮產業鏈配置，通常都是從經濟角度出發，但是疫情之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從戰略層面考慮問題。出於分散風險的需求，很多製造業產能可能會流向東南亞、非洲等全球更多地區，甚至回歸本土。

最近幾年，全球化退潮早就開始暗流涌